

中原农民出版社  
周同宾 著

1438


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  
QINGGEWANG QINGGE WANG

# 情歌·挽歌

## 情歌·挽歌



QINGGE WANGE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周同宾 著

# 情歌·挽歌

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## 内 容 提 要

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一篇序文中写道：“周同宾的散文好就好在他有自己的天地，他把农家生活一劲儿写出，篇篇都是创作……他的散文，不靠那些所谓诗的语言伪装，在很盛行的一种洋装演化中，他本质本分本色，文章就有了憨憨之情，可爱之处。”

这便是周同宾的散文新作自选集。文中有可喜可爱的景和情，有可叹可悲的人和事，有绵绵不断的眷恋和思索，实在是作者唱给农家生活和乡野村民的情歌和挽歌。他的语言，别有一种韵味，读后将会得到不同寻常的艺术享受。

## 情歌 挽歌

周同宾

---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委机关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7印张 145千字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册

---

ISBN 7-80538-611-0/I·281

定价 4.85元

## 自序

这是我的农村题材的散文选集。

我是农家子，吃红薯饭长大，穿粗布衣成人，对农村和农民，一直怀有一腔挚情。自打学会做文章，开笔便写农村和农民。虽然住进了城市，吃上了公粮，心还留在农村，还时时记挂着父老乡亲。比较而言，农村比城市风景更美，农民比市民风俗更淳，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，有更宜人的风情风韵。越是讨厌城市的烦嚣、拥挤，便越向往农村的恬静、旷远。越是讨厌城市人之间的隔膜、冷淡，甚至算计、倾轧，便越怀念农村人的宽厚、质朴、善良、热诚。然而，还是比较而言，农村比城市更贫穷、更落后，农村人比城市人更苦、更累、更少文化而多愚昧；农民的苦甜酸辣，农民的喜怒哀乐，便更有历史的沉重感。正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农民的命运便总有一种浓浓的悲剧色彩，虽然他们自己往往想不到这点。世事沧桑，新旧代谢。新事物出现，旧事物消失，这无疑是进步。但是，失去的，有的该失去，有的不该失去；不该失去的，竟失去了，难再回复，该失去的，却依然存在，且还

要往下发展。这是无可奈何的，总使人感慨不已。我的父老乡亲啊，既有那么好的前途，又有那么多的羁绊，既有那么美的憧憬，又有那么多的遗憾。农村生活啊，实在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。

我对农村，对农民，便有一种复杂的情愫，既爱又忧，既喜又悲。执笔为文，便一边眷恋，一边叹惋；眷恋和叹惋里，自信尚有真切的希望。我的散文，便是唱给农村生活的一曲绵绵的歌，也唱情歌，也唱挽歌；不论唱得好坏，自信歌里尚有一颗真心。

书中作品，大体上按发表先后编排。读者如能翻阅一遍，庶几可以看出我这十几年来，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，蹒跚前进的足迹。作者的成与败，自己难定；读者的褒与贬，想必公平。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，是作家的上帝。如果您买了这本书，读了这本书，不论满意，还是后悔，我都要向您说声：谢谢啦！

1993年9月7日于南阳无尘居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自序 .....            | 1       |
| 野花三章 .....          | ( 1 )   |
| 豌豆谣 .....           | ( 7 )   |
| 游丝 .....            | ( 13 )  |
| 乔木三章 .....          | ( 19 )  |
| 剃头挑儿 .....          | ( 26 )  |
| 货郎担儿 .....          | ( 32 )  |
| 乡桥志 .....           | ( 39 )  |
| 夕阳 .....            | ( 49 )  |
| 池塘记 .....           | ( 59 )  |
| 龙王庙庙会记 .....        | ( 70 )  |
| 桧木 .....            | ( 77 )  |
| 榴花馆纪事 .....         | ( 81 )  |
| 乡情 .....            | ( 85 )  |
| 访箫 .....            | ( 91 )  |
| 故里三丑 .....          | ( 95 )  |
| 石头记 .....           | ( 108 ) |
| 高台曲 · 旱船 · 高跷 ..... | ( 120 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秋日三章 .....     | ( 133 ) |
| 乡居日记 .....     | ( 142 ) |
| 阉牛人记 .....     | ( 155 ) |
| 阉猪人记 .....     | ( 159 ) |
| 秋夜二章 .....     | ( 163 ) |
| 饭场纪事 .....     | ( 168 ) |
| 乡野竹林记 .....    | ( 173 ) |
| 乡居笔记 .....     | ( 177 ) |
| 吾土 .....       | ( 184 ) |
| 拴牛桩 .....      | ( 187 ) |
| 野渡 .....       | ( 190 ) |
| 舞龙人记 .....     | ( 193 ) |
| 星星 .....       | ( 197 ) |
| 寻不出散文的月夜 ..... | ( 205 ) |
| 祭文八篇 .....     | ( 208 ) |
| 咏物篇 .....      | ( 238 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| ( 248 ) |

## 野 花 三 章

大自然里，百花斗妍，可我只能折取三枝小小的野花奉献给读者。

### 黄 花 苗

“黄花苗啊！黄花苗啊！”门外传来有节奏的叫卖声。

在这干燥的暮春时节，黄花苗熬茶喝可以预防多种疾病。我连忙跑出大门，见一位苍颜白发的老农，担两筐鲜嫩的黄花苗，正穿街走巷。一角钱，两大把。当我拿着沾了晶莹露珠的黄花苗走回屋里，当我看着那金黄的花儿，淡青的骨朵，碧绿的叶片，蓦地，想起了故乡，想起了童年，唤起了关于黄花苗的一串串回忆……

春阳还没融尽残雪，东风还没叫醒草木，黄花苗就拱破地皮，探出头来，伸展腰肢，开始了新的一年生长。于是，在春日的细雨里，长出了绿汪汪的叶，在夏日的骄阳下，开出了金灿灿的花，在秋日的西风里，把自己的种籽顺风撒向远方，去繁

衍自己的子孙。它生长在地头、路边、沟沿、坟场，扎根硃瘠的土地，置身丛生的杂草，年复一年，生长着，发展着。长夏干旱，土地龟裂，别的草木枯萎了，它仍长着绿叶；阴雨连月，浊流遍野，别的草木泡焉了，它仍开着黄花。

在研究中草药的书本里，它的学名叫蒲公英。其实，很早很早，老百姓便知道它有清热解毒的疗效。所以，从春天到夏天，到秋天，总有些孩子一手掂着锅铲儿，一手提着小篮儿，去野地里剜黄花苗。当孩子们嬉笑着走来，许多野花杂草骄矜自持，旁若无人，唯独黄花苗用青紫色的长柄，高擎着金黄色的花朵，在风中向儿童们点着头，招着手，仿佛在喊叫：“快来呀，我在这儿呢！”

我忘不了故乡的村南，荒岗上，小河边，茵茵碧草中，长好多黄花苗。儿时，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，提着小篮儿，掂着锅铲儿，去那里剜黄花苗。多剜一棵，心里多一分欢愉，多一分希望，说不定回家后奶奶又摩挲着我剃成月牙形的头顶，连声夸我能干，还会给我煮个鸡蛋吃呢……为医治人们的病痛，无数的黄花苗粉身碎骨，献出生命。可黄花苗的家族仍然兴旺。从早春二月，到暮秋十月，乡野间到处都有黄花苗，茂盛地生长着，伸展一片片绿叶，绽开一朵朵黄花，在地头，在路边，在沟沿，在坟场，招引孩子们去采撷……

“黄花苗啊！黄花苗啊！”那有节奏的吆喝，一声声，消失在小巷深处。听着那位老农喊着黄花

苗的亲切的名字，看着我手里的黄花苗，我忽有故友重逢之感，不禁产生了深沉的乡思，想起了童年的小伙伴，和故乡的父老……

## 荠 荠 菜

1976年那个多灾多难的春天，我在一个山村“深入生活”。看风云变幻，国事日非，心情当然抑郁。清明节那天中午，房东大娘请我吃饺子。青菜饺子馅儿，满香的，但香中还有一丝淡淡的苦味儿。看我品味儿，大娘说：“这是荠荠菜饺子，吃一顿能消灾，你没看眼下是啥年头！”她的话使我想起了故乡的风俗。每年清明，老太婆、小媳妇、孩子们都到野地里剜荠荠菜，用来包饺子吃。他们相信，这可免除一年的灾异和病患。今天大娘做这饭食，确有深意存焉。

吃罢荠荠菜饺子，我便有意识地观察荠荠菜，思索荠荠菜，对它忽而生出深浓的感情来。

荠荠菜，也许是野花中最卑贱的。它，席地长叶，席地开花，从不把花枝伸向人们面前，以讨得一声赞美。它，叶小，绿豆皮儿那么大；花也小，荠麦壳儿那么大。可叶子茂密，可以汇成一汪葱绿；花儿繁多，可以构成一片洁白。虽然蝴蝶从不对它翩跹起舞，蜜蜂从不向它吟唱恋歌，可它仍然遵循着时序，长着绿叶，开着白花，而且总是不懈地用自己的碧叶银花织一幅绒毯，殷勤地覆盖在不

种庄稼的空地上。

我想，组成万紫千红的瑰丽春色的，固然有桃花、杏花、李花，还有迎春花、凤仙花、油菜花，但它们都生长在显眼的地方，都得到人们的修剪，灌溉，施肥；它们的妖妍的鲜花，古往今来得到过许多人的礼赞。而荠荠菜，它的花开在荒野里，甚至人迹罕至的山陬水湄，它也惬意地生长着，开着洁白的花，长着浓绿的叶，从不奢望得到人们的青睐，只把自己的一颗颗芳心默默地献给无私的春天。我油然想起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古诗人的佳句：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陌头荠菜花。”我觉得，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，荠荠菜的片片白花，开得格外有情有意。

由荒野里到处可见的顽强生长着的荠荠菜，我又联想起曾陪我吃饺子的房东大伯的话：“别小看咱老百姓，单个儿力量不大，合起来能把山推倒。到头来还得千千万万老百姓说了算！”看着遍地开着白花的荠荠菜，想着房东大伯的话，我塞满阴云的心里仿佛裂开了一道缝儿，透进了一丝温暖的阳光。

## 勾 勾 秧

我爱勾勾秧，她也爱勾勾秧。那时候，我，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，她，一个憨厚的农村姑娘，在那个夕阳染红一天云锦的傍晚，在学校后边那片长

满勾勾秧的处女地上，开始了我们的初恋。我们说话很少。她只是顺手采了一茎含苞待放的勾勾秧，羞赧地递给我。

这勾勾秧，在我办公桌上的玻璃瓶里，悄悄地开了花。在黎明的曙色里，在深宵的灯光下，我常常看着它。从教室回来，第一眼就看见了它。它那妍妍的花朵儿，也总是甜甜地对我笑。

自那以后，我的心常系在勾勾秧上。这农村极为常见的野花，蔓、叶、花都像牵牛。我不知道植物学家给它起的芳名儿，只知道农民管它叫“勾勾秧”。它，是无限花序。刚开春，还只有两三片雏叶时，叶柄的腋间便结了深蓝色的花萼儿。不几天，就开了淡紫色的喇叭花；而后，每长一片叶，就开一朵花。它的长蔓缠着草梗、攀着树杈，一天天伸向空中，它的花儿也一朵朵开到空中。它的花，早晨向着曙光开放，黄昏向着晚霞开放，中午向着烈日开放，像无数的小喇叭，合奏着生命的赞歌。它的花，夜里向着月亮开放，向着星斗开放，像无数的小嘴巴，争相诉说着夜的静谧。在料峭的春寒里，它已长出蓓蕾；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它仍开着鲜花。只要一息尚存，它总要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。

不知是有意，抑或无意，在乡亲们为我和她举行的土洋结合的婚礼上，她的两个“疯乍片子”的女友，给我们各献了一丛开得正热闹的勾勾秧的喇叭花。接过花，她脸红了，瞅她一眼，我脸热了……

又一度春秋，我成了“黑帮”。在一个风雨如晦的薄暮，她抱着出生两个月、还没有见过爸爸的女儿，在“红卫兵”的监视下，去“牛棚”看我。女儿戴的新崭崭的兜肚儿上，她绣着喇叭花；那茄紫色的花朵儿，在阴森森的斗室里，发着光。在有限的十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们几乎没说话，我只深情地看着她，看着女儿，看着喇叭花。

嗣后，我调县城工作，她在那所小学当了老师。当然是别离多，团圆少。可巧，我的办公室的窗外，正对一座废园。那里，有萋萋芳草，有一棵棵勾勾秧。无数朵夭夭的喇叭花向着我的窗口开放。我一探头窗外，它们总笑笑地看我，那一张张小嘴儿，仿佛要给我说些悄悄话儿。她来信告诉我，忙完教务和家务后，常拉着女儿，去校园后的荒地上看喇叭花，有时还折一枝别在女儿辫梢的蝴蝶结上呢。

哦，勾勾秧的喇叭花！

1979年暮春于南阳

## 豌豆谣

我不知道我的故乡种植豌豆已有多长历史，恐怕是相当悠久了。我只记得，孩提时代，祖母在教我唱“月姥姥，黄巴巴，爹织布，娘纺花”的古老儿歌的同时，也轻声哼了一首关于豌豆的歌谣：

豌豆爬秧，  
苦度春荒，  
豌豆结籽，  
不怕饿死……

真格的，多少年来，五谷杂粮中，豌豆和贫苦农民的关系，可算是最亲密的。大米、白面固然好吃，但它们从来不是故乡人民的主粮；玉米、高粱固然是粗粮，但丰收年景，也只能吃到腊尽岁初，从天上迎回灶王爷不久，便没有多少粮食下锅了。春天，花香鸟语的春天，多少诗人为它唱过赞歌，留下无数美丽的诗章。然而，故乡人民却叫春天为“荒春”。故乡流传着“年好过，月好过，荒春难过”的民谚。荒春，意味着饥馑。在那艰辛的日子

里，人们只能靠种的那点豌豆度荒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家有一块不规则的多角形的祖塋地，名义上是三亩半，但上面有祖宗的十七个“土馒头”。每年，这块地的一半都要种豌豆。开春不久，当椿树上的雏叶还蜷曲在枝头的时候（那雏叶，人们叫它椿头菜，谚云：“椿头菜缩纂儿，小孩儿饿得黄脸儿。”）就揭不开锅了。开始去地里摘刚刚从冰雪下返青的绿中带紫的豌豆叶，摘回来，拌上谷糠蒸熟充饥。后来，椿头菜渐渐变成了羽状绿叶，豌豆苗也渐渐爬了秧子，就采回豌豆秧，或蒸或煮，勉强糊口。小满后，芒种前，在这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，豌豆比小麦提前十天到半月登场了，人们才能吃上开春以来的第一顿饱饭。豌豆，确实救过贫苦农民的命啊！我记得，豌豆打下后，家里总是赶紧把它拿去磨一遍，筛下面，簸掉皮，用那金黄色的豌豆瓣儿蒸豌豆糕。但大人们总是警告孩子：“不要吃得太多；吃多了，再喝点水要撑破肚皮的！”其实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最好吃的还是豌豆角。大人们舍不得吃，只是在采豌豆秧时摘回一些让孩子们吃。从豌豆结荚，到豌豆登场，能吃一个月呢。生吃脆甜，可大人们不让生吃，说那样吃不挡饿，要煮熟了吃。其实，煮熟吃更加甘美。我记得，每当煮熟了，妈妈总把它盛在柳条儿编的小筐箩里，让我坐在门槛儿上，往嘴里捋着吃，直到把散落在筐箩里的豌豆籽儿全部拣吃完，才舔舔上下嘴唇，放下筐箩。童年生活啊，苦则苦矣，但豌豆角却带来

了难忘的一丝甘甜。

后来，虽然故乡年年都种豌豆，我却因为出外求学，在外工作，从未在谷雨后、小满前这个时间回过故乡，所以，久已没吃到过童年爱吃的豌豆角了。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深切的乡思，我总一次又一次想起童年在故乡吃的豌豆角。直到我的孩子已经会摇着头唱“路边有颗螺丝帽”了，我仍然十分怀念儿时吃过的豌豆角，它那么甘甜，那么醇美，每当回忆起来总仿佛觉得犹有余香在口。我多么想再吃到童年吃过的甘甜、醇美的豌豆角啊！

丙辰仲春，山花次第开放的时候，我到一個依山傍水的小村“深入生活”，住在老队长寿生老头家。门前不远处，一块月牙儿形的河湾地上，正种的豌豆。我才去时，豌豆刚爬秧，绿茸茸的，像一片栽绒地毯。不久，开花了，有翠蓝的，有绛紫的，有洁白的；远远看去，像落了一地花蝴蝶。紧接着，开始结角了，肥硕的豌豆角，掩映于纷繁的绿叶间，似乎在偷眼看人。傍晚劳动归来，我常坐在门前的柿树下，久久地，看着那块夕阳落照下的豌豆地，同时，总不禁想起故乡，想起我家那块祖塋地，想起儿时爱吃而后一直牵肠挂肚的豌豆角。

立夏后，豆秧即将煞顶，豌豆角即将发白。再有半月，就要收割了。突然，发生了一件事。那天午后，公社的一个掌权人物亲自指派一伙打手，来把那块豌豆全部铲掉了！我没有来得及亲自目睹那帮恶人在豌豆地里狼奔豕突的残忍景象。我只看见